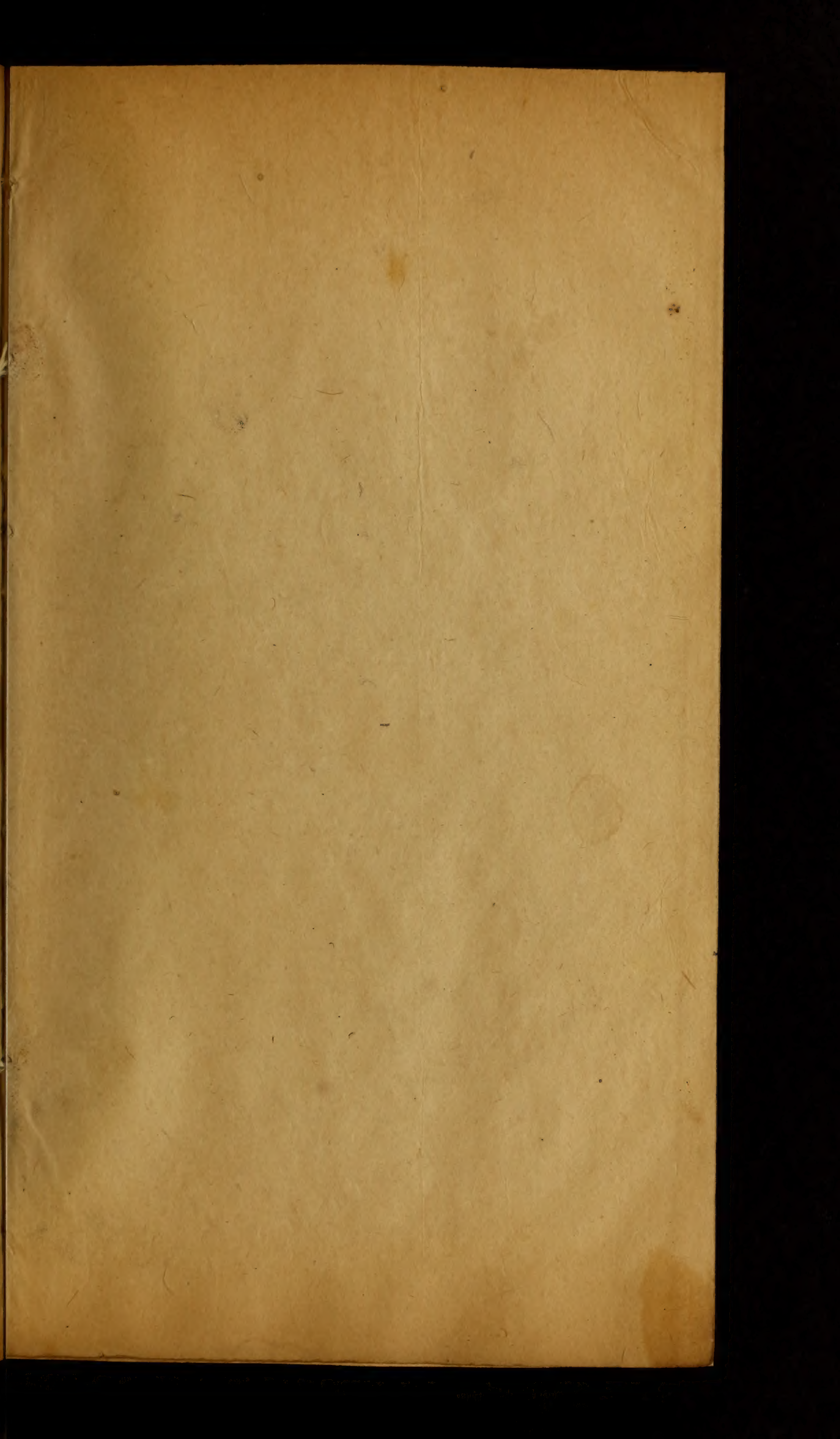
DS.
735
A2Y86
1771a
v.12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illegible]

ASIA[illegible] [illegible]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三

後漢

肅宗孝章皇帝

甲申 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疎。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字孟達。平陵人。賢之元孫。上議。畧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于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言。天下樞要在于尚書。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帝納之。

秋七月。詔禁治獄慘酷者。

八月。帝南巡。

詔所經道上州縣。毋得設儲跱。命司空自將徒支拄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

冬十月。至宛。以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為尚書僕射。

九月。幸章陵。十月。進幸江陵。還幸宛。召前臨淮太守宛人朱暉。拜尚書僕射。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修均輸法。暉固執以為不可。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

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
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
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並劾奏暉。帝寢其事。詔直
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十一月。還宮。

以孔僖為蘭臺令史。秩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

魯國孔僖。字仲和。涿郡崔駰。字亭伯。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
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上書
告駰僖誹謗先帝。譏刺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
以書自訟。畧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加虛誣之
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為
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
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
儻其不當。亦宜
含容。又何罪焉。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賜毛義。字少卿。廬江人。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穀各千斛。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于鄉里帝下詔褒美賜義均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仕爲尚書免歸後帝東巡過任城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爲白衣尚書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邑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安邑東觀漢記作安陽今從范書

詔除妖惡禁錮者

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如有賢才沒齒無用朕甚憐之諸以前妖惡禁錮者皆蠲除之

乙酉 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戒俗吏矯飾者

句踐早婚嫁重丁男蓋小國圖霸權宜之術非王道也戒俗吏矯飾足矣天下之大比戶皆予以胎養穀三斛何以爲繼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盡之矣

詔曰。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爲令。又詔三公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注見前。令劉方。字伯況。平原人。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行四分歷。

太初歷施行百餘年。歷稍後天。謂七曜之行。在歷家所推步躔次之前。晦朔弦望不合也。上命治歷編訢人姓名。李梵等。綜校其狀。作四分歷。

施行之。

二月。帝東巡。

耕于定陶。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注見前。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注亦見前。赦天下。帝之爲太子也受尚書于東郡太守汝南張酺。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禮。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

三月。至魯。祠孔子。

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于卿家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至東平。祠獻王陵。今泰安府東平州東北陵山上有後漢東平獻王冢。

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

在其人亡。因泣下霑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獻王之舊國也

驃騎府吏丁牧周栩。以王愛賢下士。不忍去。遂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之。皆引見。擢爲議郎。事祖及孫。時獻王子懷王忠已卒。忠子敞嗣王。

夏四月。還宮。

秋七月。詔定律。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謂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囚也。

丙戌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律本有此條。今舉行之也。

帝北巡。三月還宮。

帝耕于懷。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進幸中山。還

倫此言正令人噴飯而史氏方以爲誠直吁亦奇矣

幸元氏。復幸趙。賜從行者各有差。

夏四月。收太尉鄭弘印綬。弘于元和元年爲太尉。弘自繫獄出之。卒。

以宋由字叔路。長安人。爲太尉。綱目凡例。三公策拜卒免。安帝以後。因事乃書。今于章帝時。即依此例。其事無足錄者。皆不具書。

弘數陳竇憲權勢太盛。言甚切至。憲因奏弘泄漏密事。憲黨張林楊光貪殘。弘奏之。吏與光舊。因以告光。帝責讓弘。收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勑出之。因乞骸骨。尋卒。弘病篤。復上書極言憲姦惡當誅。帝省章。遣醫視病。比至已卒。

司空倫罷。以袁安爲司空。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

超誅詐降與傅介子誘斬樓蘭其蹟相類然彼猶失信此乃燭奸實謂勝之

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疏勒王忠詐降班超斬之

先是超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至是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楨中疏勒地名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知其姦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

詔侍中曹襃字叔通魯國薛人定漢禮

博士曹襃上疏以爲宜定文制著成漢禮班固以爲宜

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能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見呂氏春秋。乃拜襃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襃乃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丁亥章和元年。以嘉瑞屢見故改元。夏六月。以袁安爲司徒。桓虞免。安代。桓虞字仲春。馮翊人。任隗字仲和。光之子。爲司空。隗清靜寡欲。帝素稱其行。及是拜司空。以沈正見重于峕。

秋七月護羌校尉張紆擊羌斬其帥迷吾羌豪名

先是燒當羌迷吾及其弟號吾寇隴西郡督烽掾李章追獲之號吾曰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太守張紆遣之羌卽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已而護羌校尉傅育北地人募人鬬諸羌胡募人間搆諸羌胡使之自鬬羌胡不肯遂叛出塞更依迷吾育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育獨進軍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餘人會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張紆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漢縣故城在今西寧府西寧縣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紆遣從事司馬防與戰迷吾敗走欲降紆納之迷吾率衆至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

人。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

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以叛。張紆不能制。榆谷。在今蘭州府河州西。

八月。乙未晦。日食。

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

北匈奴衰耗。黨衆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南單于與戰于涿邪山。斬獲而還。至是鮮卑復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北庭大亂。于是屈蘭儲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

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

合五萬人救之。超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使生口得歸言超兵將散去。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于西界追超。温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戊子

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中山王焉。來朝。

上篤于親親。故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遣就國。賞賜過度。倉帑爲虛。太尉掾何敞。奏記宋由。請勅諸王就國。節省浮費。由不能用。何敞字文高。平陵人。尚書宋意。字伯志。均族子。上疏曰。陛下隆寵諸王。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

彊幹弱枝者也。西平王羨等。久磐京邑。驕奢僭擬。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歸藩。以塞衆望。

帝崩。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太子肇即位。年十歲。是為孝和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葬敬陵。在河南洛陽東南。

史臣曰。章帝素知人厭苛切。事從寬厚。平徭簡賦。民賴其慶。嗚呼懋哉。

太后臨朝。

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弟篤為虎賁中郎將。

篤弟景瓌並爲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于時、垂愆于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以鄧彪字智伯、禹之宗。爲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

竇憲以彪有義讓、彪父邯、中興初。有功封鄳鄉侯。邯薨、彪讓國于異母弟。先帝所敬、建初中。彪拜太尉、元和初乞罷、詔給二千石奉。歲時存問。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

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以韓紆嘗劾父勳獄。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

諸王始就國。

不問匈奴應擊與否但以憲請贖罪遂令行師此舉實爲無名

夏。四月。以遺詔罷鹽鐵之禁。

五月。京師旱。

冬。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齊殤王石之子。石。武王縯孫。太后以憲爲車騎將軍。使北擊匈奴以贖罪。

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刺客殺暢于屯衛中。而歸罪于暢弟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韓稜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奸臣所笑。太后怒。切責稜。稜固執其議。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太尉掾何敞請獨奏案之。敞說宋由曰。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數備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爲三公不與賊盜。公縱姦慝。莫以爲咎。敞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司徒司空也。聞敞行。皆遣主者主知賊盜之曹。

隨之于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于內宮先是南單于上言請伐北匈奴（時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南單于上言宜出兵討伐破北成南令漢家長無北念太后以示耿秉秉言可討太后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諫不報）及是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乃以憲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兵北伐

以鄧訓為護羌校尉擊迷唐破之諸羌來降

公卿舉鄧訓代張紆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為小月氏胡訓擁衛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自用）開城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即解去（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鬭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賞賂諸羌使相招誘迷

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秦胡羌兵。掩擊迷唐。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衆悉離散。明年春。迷唐欲復歸故地。訓發湟中六千人。縫革船。置箄上。渡河掩擊。大破之。一種殆盡。迷唐收餘衆。西徙千餘里。燒當豪帥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

孝和皇帝

己丑永元元年。春。下尚書僕射郅壽字伯孝。惲之子。吏。壽自殺。

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厲音正色。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言之。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默懷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社。豈其私邪。忠臣盡言。以死為歸。臣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

社塞忠直。甚幾無窮。書奏。壽得減死。徙合浦。未行。自殺。時竇憲將行。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免冠朝爭。前後十上。衆皆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于人乎。今匈奴遠藏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書奏不省。魯恭字仲康。平陵人。

夏。六月。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注見前。刻石勒功而還。

竇憲耿秉出朔方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皆會涿邪山。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在漢北。胡三省注。唐置稽落州。蓋因山以名。大破之。單于遁走。斬獲甚衆。降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憲又遣司馬吳汜奉

金帛遣北單于于西海上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遣其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秋九月以竇憲爲大將軍

封憲武陽胡三省注郡國志泰山郡有南武陽侯國憲蓋封此南武陽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爵詔許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在太傅下三公上竇氏兄弟驕縱而景尤甚奴客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擅發緣邊突騎袁安劾景不報瓌獨好經書節約自修何敞上封事曰伏見大將軍憲兄弟專朝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臣誠不欲上令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牾焉

大水郡國凡九

庚寅二年。春。二月。壬午，日食。（東觀記。史官不覺，涿郡言之。）

月氏遣使貢獻。

初。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不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賂龜茲。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請罪。由是歲奉貢獻。

秋。七月。竇憲出屯涼州。

辛卯三年。春。正月。帝冠。

始用曹襃新禮，擢襃監羽林左騎。

二月。竇憲遣兵擊北匈奴于金微山。在漠北。章懷注云。去朔方五千餘里。大破之。單于走死。

先是。北單于遣使款塞。欲入朝見。憲遣班固迎之。會南單于求滅北庭。憲復遣中郎將耿譚將騎出塞。襲擊北單于。單于被創。僅而得免。事在二年。至是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左校尉耿夔。字定公。秉之弟。圍北單于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以下。五千餘級。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憲又遣兵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復取其地。京師震慴。前後王各遣子入侍。

竇憲殺尚書僕射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

竇憲以耿夔任尚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

字武仲。茂陵人。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共為賂遺。袁安。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以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也。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下富于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示天下之私。若上能以義自割。下能以謙自引。則四舅可保爵土之榮。而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矣。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脅。恢飲藥死。于是朝臣震懾。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冬。十月。帝如長安。竇憲來會。

帝幸長安。詔憲與車駕會。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

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于憲。稜舉奏論為城旦。

以班超為西域都護。

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巳校尉官。以班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

十二月。帝還宮。

壬辰 四年。春正月。立北匈奴於除鞬為單于。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竇憲請立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為可許。袁安任隗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

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又獨上封事言之。略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四十餘年。屯又首唱大謀。空盡北虜。今更立新降。是失信所養。建立無功。況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今立其弟。豈不懷怨。詔下其議。安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勢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事俱見前。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初。盧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脅榮曰。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為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殮。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三月。司徒安卒。以丁鴻為司徒。

安卒。朝野咸為痛惜。後數月。竇氏竟敗。

夏六月戊戌朔日食

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擅權統嗣幾移哀平之閒廟不血食今大將軍雖欲勑身自約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背王室向私門人道悖于下效驗見于天去事之徵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

地震郡國凡十三

旱蝗

大將軍竇憲伏誅

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鄧疊及弟磊母元

與竇憲壻郭舉舉父璜共相交結舉得幸太后遂謀爲逆
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鉤盾令典諸近池苑囿遊觀之處宦者爲之鄭衆南陽犨人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會
憲自涼州還京師帝將發其謀使淸河王慶私從千乘
王伉帝長兄也求得外戚傳章懷注前書外戚傳也夜獨內之又令慶
傳語鄭衆求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明日幸北宮詔
執金吾五校尉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捕璜舉疊磊誅
之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選
嚴能相迫令自殺初張酺爲河南尹數以正法繩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
阿附唯恐不及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
伏見陽夏侯瓌每存忠善未嘗犯法宜加貸宥以崇厚
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皆免歸故
郡初班固奴醉罵洛陽令至是令收捕固死獄中固嘗

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

以宦者鄭衆爲大長秋。

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就寡帝由是賢之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此始。

秋七月太尉由以罪策免自殺。

以黨于竇氏也。

八月司空隗卒以尹睦河南人爲太尉錄尚書事劉方即前襄城令爲司空。

初議立北單于惟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袁安任隗議及竇氏敗帝追思前議故策免宋由會隗病卒以睦爲太尉方爲司空鄧彪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以睦代

鄧訓得諸部心由張紆失信之後能以恩威服衆也劉尚專事招徠適以示弱以致迷唐復叛以姑息為禦外夷良計者亦可以鑒矣

之。睢壽卒于位。方後坐事免歸。自殺。

護羌校尉鄧訓卒。迷唐復反。

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前烏桓吏士。訓前任烏桓校尉。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傿。傿歎曰。此為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聶尚蜀郡太守。代訓為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招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遣祖母詣尚。尚自送之塞下。令譯護送之。迷唐遂與諸種屠譯屠其譯使也。以盟。復寇金城塞。尚坐免。明年。校尉貫友。攻迷唐于大小榆谷。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以渡兵。迷唐遠徙。依賜支河曲。至永和八年。史充代友為校尉。遂發湟中羌胡出塞。而迷唐迎擊充兵。殺數百人。九年。充坐徵。是秋。迷唐復率衆寇隴西。詔遣征西將軍劉尚等。將兵討之。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大破之。迷唐引去。不能復追。十年。劉尚坐畏懦免。謁者耿譚。設購賞。諸

種頗來附。迷唐恐。乃降。詣闕貢獻。逢留大河。胡三省注。即黃河也。河水至此。有逢留之名。賜支。即禹貢析支。地理今釋。在陝西河州西河曲。司馬彪曰。河水屈而東北。逕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臨洮。注見前。

癸巳　五年春。二月。隴西地震。

秋。九月。北單于叛。遣兵追斬。滅之。

於除鞬聞竇憲誅。自遁還北。詔討斬之。破滅其衆。先是。耿夔既破北匈奴。鮮卑遂徙據其地。至是。匈奴餘種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

以張酺爲太尉。

酺與尚書張敏字伯達。河間鄚人。等奏。曹褒制漢禮。亂聖術。宜加刑誅。帝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甲午　六年春。正月。使匈奴中郎將杜崇等。殺南單于安國。立

左賢王師子爲單于

單于屯屠何死。弟安國立。安國初爲左賢王。無稱譽。及爲單于。單于適之子左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爲左賢王。師子素勇黠多智。數將兵擊北庭。受賞賜。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與諸新降胡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原界。安國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斷其章。因與度遼將軍朱徽上言。安國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起兵背叛。下公卿議。皆以爲宜遣有方畧使者之單于庭。與崇徽并力。責其部衆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畧。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于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奔走。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栢城。後漢縣。屬五原郡。地在今吳喇忒黃河北。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部騎追赴之。安國舅喜爲等恐并誅。乃殺安國。

而立師子。

師子既立。諸胡不服。北匈奴降者夜襲師子。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逢侯爲單于。掠走出塞。詔遣將軍鄧鴻等擊之。逢侯遠遁。漢兵不能追而還。明年。鴻坐逗遛失利。朱徽。杜崇坐失胡和致胡反。皆徵下獄死。

秋。京師旱。

班超發八國兵討焉耆。斬其王廣。

初。龜茲諸國既降。焉耆猶懷二心。至是討之。斬廣及尉犂王汎于陳睦故城。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爲焉耆王。于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封班超爲定遠侯。邑千戶。

以陳寵爲廷尉。

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

乙未七年。夏四月。辛亥朔。日食。

秋七月。易陽漢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永年縣。地裂。

九月。京師地震。

丙申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識之曾孫也。

夏。蝗。河內。陳留。

丁酉九年。春三月。隴西地震。

夏六月。京師旱。蝗。

詔除田租及山澤稅。

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謚章德。合葬敬陵。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至是。舞陰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

EAST ASIAN LIBRARY

久會貴人姊樊調妻嫕上書自訟。乃知貴人寃歿之狀。三公奏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臣子無貶尊上之文。其勿復議。

追尊梁貴人爲恭懷皇太后。葬西陵。

封梁竦子三人爲侯。棠爲樂平侯。雍爲乘氏侯。翟爲單父侯。位皆特進。梁氏自此盛。清河王慶始敢求上母宋貴人冢。帝許之。並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皆爲郎。

戊戌十年。夏五月。京師大水。

冬十月。雨水。凡五州。

十二月。以劉愷字伯豫。爲郎。

初。居巢注見前。侯劉般字伯興。宣帝元孫。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遁逃十餘年。有司奏請絕其國。賈逵上書曰。

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宏之化也。詔聽憲嗣爵。徵愷為郎。

己亥 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廩貸。令郡國被災害。不能自存者。得漁采山林池澤。不收假稅。尋又詔曰。吏民踰僭。是以舊令制之節度。頃者貴戚近親。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在位犯者。當先舉正。申明憲綱。

庚子 十二年。夏四月。秭歸（後漢縣。今湖北宜昌府歸州是。）山崩。秋。七月。辛亥朔。日食。

辛丑 十三年。春正月。帝幸東觀。（漢聚書之所。）

EAST ASIAN LIBRARY

帝覽書林。閱篇籍。召見諸儒魯丕。字叔陵。恭之弟。賈逵黃香。字文彊。江陵安陸人。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于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幽遠獨有遺失也。

迷唐復叛。寇金城。郡兵擊破之。

初。迷唐既入朝。事具前。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饑窘不立。帝令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故地不可復居。辭不肯出。校尉吳祉等促使出塞。迷唐復叛。寇鈔而去。吳祉等皆坐徵。至是。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金城太守侯霸等擊之。種

循吏自責寄政飛蝗越境兒童不捕雛雉未免誇誕失真與虎不渡河何異耶

人兎解。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羌之別種）居。久之病死。其子來降。

冬。詔邊郡舉孝廉。

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束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以魯恭為司徒。

初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時郡國螟傷稼。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掾往廉之。恭隨行阡陌。有雉飛止。傍有兒童。掾曰。兒何不捕雉。兒曰。雉方雛。掾瞿然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政。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遂還府白安。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徵拜侍御史。累遷光祿勳。選舉清平。貴戚不

能枉其正。至是爲司徒。十六年七月免。

壬寅 十四年。春安定羌反。郡兵擊滅之。復置西海郡。

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自是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麋後漢侯國。故城在今鳳翔府汧陽縣。相曹鳳上言。燒何種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爲固。又近塞內諸種。故犯法者常從此起。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乃繕修故西海郡。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戍之。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皇后陰氏廢死

陰皇后多妬忌。寵遇寖衰。數懷恚恨。有言后與外祖鄧朱。挾巫蠱道者。后坐廢。以憂死。朱考死獄中

大水。凡三州。

徵班超還京師。

班超久在絕域。超自永平十六年出西域。至是凡三十一年。年老。上書乞歸。書言。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姑。讀作上書爲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雒陽。拜爲射聲校尉九月卒。超之被徵也。任尚代爲都尉。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

邦國貢獻本非中宮得預之事今鄧后乃以禁絕見稱足以覘漢家制度矣

超言。

立貴人鄧氏爲皇后。

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焉。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每有讌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帝數失皇子。貴人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及是立爲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后兄騭終帝世。不過

中郎將。鄧騭字昭伯。

以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為司空。

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宏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設甲乙之科。前書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為文學掌故。以勉學者。今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上從之。

EAST ASIAN LIBRARY

封宦者鄭衆爲鄛鄉侯。章懷注。南陽郡棘陽。有鄛鄉。棘陽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

宦者封侯自此始。

癸卯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食。

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常有蓼莪小雅詩篇凱風邶風詩篇之哀選懦音軟之恩知非國典且復宿留宿先就反留力就反猶言停待也

秋九月雨水凡四州

冬十月帝如章陵十一月還宮。

幸章陵祠舊宅祠園廟會宗室于舊廬勞賜作樂進幸雲夢臨漢水進幸江陵時太尉張禹字伯達襄國人留守禹于十二

年代張酺為太尉。聞之。以為不宜冒險遠遊。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今得君奏。臨漢回輿。及還。禹特蒙賞賜。

詔大官勿受遠國珍羞。

嶺南舊貢生龍眼。交州記。樹高五六丈。子似荔枝而小。七月熟。荔枝。大如桂樹。實如雞子。至日禺中。翕然俱赤。食之。甘而多汁。十里一置。馬遞日置。五里一候。司望日候。晝夜傳送。臨武漢縣。今屬湖南桂陽州。長唐羌字伯游。汝南人。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伏見交阯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于路。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

其赦大官勿復受獻。

甲辰十六年。秋七月。旱。

乙巳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年二十七。皇后迎子隆即位。是爲孝殤帝。

初。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于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于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爲太子。即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雒陽令王渙渙字稚子廣漢郪人卒。

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伏。外猛內慈。人皆悅服。至是卒官。百姓莫不流涕。爲立祠。作詩弦歌以祭。太后

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爲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其以渙子石爲郎中。以勸勞勤。

孝殤皇帝

丙午 延平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爲太傅。徐防爲太尉。參録尚書事。

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封兄勝爲平原王。

三月。葬慎陵。在洛陽東南。

賀善贊曰。和帝早發英斷。收攬權綱。而又尊儒納諫。動無大過。惜乎始謀不遠。權奸雖除。宦豎用事。遂爲東漢

禍基之主。

清河王慶就國。特加殊禮。

慶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祜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姬。況孫也。

夏四月。罷祠官不在禮典者。

太后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之。又詔赦建武以來諸犯禁錮者。皆復爲平人。減大官導官尚方內署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陵廟。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郡國所貢。皆減過半。斥賣上林鷹犬。離宮別館。儲峙米炭。悉令省之。又詔免遣掖庭宮人。及宗室之沒入者。皆爲庶民。

以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胡三省注。三司。三公也。晉職官志。儀同三司之名始此。

五月河東垣山崩（章懷注垣縣山也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雨水詔實覈傷害除其田租

郡國三十七大水詔曰間者水災害稼朝廷憂懼而郡國欲獲虛譽遂多張墾田競增戶口掩匿盜賊奸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田租

秋八月帝崩（年二歲）太后迎清河王子祜入即位（是爲孝安帝）太后猶臨朝

后與兄隲定策禁中迎祜拜長安侯立以爲和帝嗣

詔檢勑鄧氏賓客

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爲民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憲禁。其明加檢勑。勿相容護。自是親戚犯罪。無所假貸。

九月。大水。凡六州。

葬康陵。以連遭大水。百姓苦役。方中陵中也。秘藏。及諸工作。減十之九。

隕石于陳留。

冬。十月。大水。雨雹。凡四州。

清河王慶卒。

清河王病篤。上書求葬宋貴人冢旁。遂薨。年二十九。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左姬。名小娥。安帝生母也。喪。與王合葬。使司空持節弔祭。車騎將軍鄧隲護喪事。

詔舉隱逸。選博士。

尚書郎樊準字幼陵。南陽湖陽人。以儒學陵替。乃上疏曰。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化自聖躬。流及蠻荒。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宜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

鄧騭於后族中尚稱賢者然後爲大將軍本無大功王主以下候望於道光震都鄙又何爲者則此辭讓亦不過矯情好名之舉耳不可謂眞賢也

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孝安皇帝

丁未 永初元年。春正月。蜀郡徼外羌內屬。

徼外羌龍橋等六種。慕義降附。于是分犍爲南部爲屬國都尉。時永昌徼外僬僥種夷。及九眞徼外夜郎蠻。皆貢獻內屬。

三月。癸酉。日食。

夏四月。封鄧騭及弟悝弘閶皆爲列侯。騭辭不受。

先是騭兄弟常居禁中。騭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乃許之。至是。封騭及諸弟皆爲列侯。騭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上疏自陳。至于五六。乃許之。弘性儉素。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後卒。有司奏贈驃騎將軍。太后追弘雅意。不許。但賜錢布。騭辭不受。

EAST ASIAN LIBRARY

五月。以魯恭為司徒。恭先已罷免。再為司徒。

恭奏。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以來。改用孟夏。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按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輕罪以上。不欲久繫。故時斷之也。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恭又奏章帝定令。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而小吏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從之。

六月。封太后母陰氏為新野君。

罷西域都護及伊吾盧柳中。注見前。屯田。

先是西域諸國叛。攻都護任尚于疏勒。尚上書求救。會朝廷以梁懽為西域副校尉。即救。懽發兵赴之。懽未至而尚已得解。梁懽字伯威。北地弋居人。詔徵尚還。以

諸羌苦豪右徭役是妄挿既已失宜至叛無將甲而郡縣方畏懦不前漢家之政可知矣欲不亡得乎

段禧為都護。保龜茲。禧先守它乾城。梁慬以為不可固。乃詭說龜茲王白霸。而以兵擊破其衆。遂保龜茲。道路隔塞。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于是罷之。

諸羌復叛。詔將軍鄧騭校尉任尚討之。鄧騭任尚討羌。范書安帝紀載在永初元年六月。西羌傳載在是冬。通鑑從西羌傳。考騭本傳云。其夏涼州羌叛。詔騭討之。與帝紀同。今依之。改輯于六月。

初。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會罷西域都護。發羌數千騎迎之。郡縣迫促發遣。羣羌頗有散叛。諸郡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于是諸種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同時奔潰。先是。燒當東號子麻奴。降居安定。及是。麻奴兄弟。與先零別種滇零。及鍾羌俱叛。鍾羌。續漢書曰。居隴西臨洮谷。大為寇掠。斷隴道。隴坻之道。時羌

既為三公，於宦戚擅權鉗口戀職，非不能燮理而何？然專以災異譴之則誠過。舉長統說猶未備

歸附已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詔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將五營北軍五校營及諸郡兵討之。騭至漢陽，諸郡兵未至，明年春，鍾羌數千人擊敗騭軍于冀西。會梁慬自西域還，至敦煌，逆詔慬留為諸軍援。慬至張掖，破諸羌萬餘人，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慬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漢陽，後漢郡，治冀，今鞏昌府伏羌縣是。冀西，冀縣之西也。

秋九月，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防、司空勤。徐防、尹勤。

三公以災異免，自此始。仲長統昌言曰：光武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于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用其私人，殘擾百姓，使陰陽失和，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于死免，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建安時，舉尚書郎，著論十餘萬言，名曰昌言。

清河之立雖太后之私然章爲大臣爭之可也爭之不從合外廷共立平原王可也無容謀誅人及廢后之理其心雖近忠其蹟實爲亂非人臣正道劉友益謂其死自取當矣

冬十一月。司空周章自殺。章字次叔。南陽隨人。章于九月代尹勤爲司空。

鄭衆蔡倫等皆乘勢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爲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不立勝。恐後爲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衆心不附。密謀誅隲兄弟及衆倫等。廢太后及帝。而立勝。事覺自殺。

劉友益書法。周章不書謀逆。蓋清河之立。太后之私。章位在三公。與其他謀廢立者異矣。然后無大過。隲又近賢。章不量時而出此計。其死自取之而已矣。

地震。大水。大風雨雹。

是歲。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大水。二十八風雹。

母后專政日久甚至親錄囚徒成何國體史臣乃以澍雨適降歸美一囚之平反較之東海飛霜附會更甚矣

戊申 二年春遣使稟貸冀兖流民

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請減無事之物省官吏作者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可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孰（與熟同）郡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民即擢準爲光祿大夫使冀州遣議郎呂倉使兖州稟貸流民咸得蘇息

夏五月旱太后親錄囚徒

太后幸雒陽寺（官之所止曰寺）及若盧獄（屬少府主鞫將相大臣）錄囚徒雒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雒陽令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EAST ASIAN LIBRARY

六月。大水。大風。雨雹。

京師及郡國凡四十。

秋。七月。太白入北斗。

冬。任尚與先零羌滇零戰。大敗。詔遣謁者龐參（字仲達。緱氏人。）督諸軍屯。

鄧騭使任尚與滇零等戰于平襄。（漢縣。爲隴西郡治。故城在今甘肅鞏昌府通渭縣。）尚軍大敗。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粟石萬錢。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官名。掌左工。屬將作大匠。）龐參先坐法。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鄧騭宜且振旅。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畜精鋭。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讐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

兩漢皆知重經學然至三公聚門徒實被黨人清流惡習浸淫及於宋之洛蜀

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卽擢參于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滇零僭稱天子招集諸雜羌斷隴道寇鈔三輔南入益中殺漢中太守董炳梁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寇三輔卽引兵赴擊連破走之羌稍退散。

徵鄧騭爲大將軍。

詔鄧騭還京師留任尚屯漢陽騭拜爲大將軍既至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郊勞王主以下候望于道寵靈顯赫光震都鄙。

地震。郡國凡十二

己酉三年春正月帝冠。

京師大饑民相食。

司徒恭罷。

明之東林幾復貞所云焦爛為期蹈覆轍而不悔者

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胡三省注。此謂公府掾屬。至列卿郡守。而門下耆生或不蒙薦舉。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章懷注。言自有鄉里之舉。何待三公之辟。終無所言亦不借之議論。

夏四月。令吏民入錢穀拜爵有差。

以國用不足。從三公之請也。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及五官大夫。有差。

冬十月。南匈奴叛。通鑑係于六月。今依范書帝紀。

十二月。地震。郡國九。

有星孛于天苑。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

雨水幷涼大饑。人相食。

庚戌四年。春正月。元會徹樂。不陳充庭車。以年饑故。不令陳列。

遣御史中丞王宗。青州刺史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爲氏。後徙三輔。討海賊張伯路。

先是。海賊張伯路等。寇濱海九郡。事在三年。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黨衆浸盛。至是。詔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徵法雄爲青州刺史。并力討之。宗。雄與伯路連戰。破走之。會赦到。賊以軍未解甲。不敢降。議者皆以爲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入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乃還所畧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走海島上。已乏食東掠。明年。雄破斬之。

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爲郎。

龐參說鄧隲。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隲然之。欲

EAST ASIAN LIBRARY

虞詡三不可實為籌邊至論古來藉完齋從省邊儔無識者姑息釀成之

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隲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郎中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言于太尉張禹詡曰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園林單外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上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于漢故也今推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于戎狄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驅氏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禹曰微子之言幾敗國事詡因說禹網羅涼上豪傑引其牧守子弟于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乃更集四府皆從詡議于是辟西川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

以慰安之。

以虞詡爲朝歌長。討縣境羣盜。平之。

鄧隲以前議惡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扶風茂陵人。援之族孫。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問其所以。詡曰。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詡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擊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

收得百餘人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刼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三月南匈奴降

初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饑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反詔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龎雄爲副將五營及邊郡兵二萬餘人又詔遼東太守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共擊之以梁慬行度遼將軍事慬等擊破匈奴兵連營稍前單于怖恐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

先零羌寇漢中。太守鄭勤戰死。

滇零遣兵寇褒中。注。見前。漢中太守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不聽。出戰大敗。段崇與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

地震。郡國凡九。

夏蝗。司隸豫兖徐青冀六州。

秋七月大水。郡凡三

九月地震。益州郡。

太后母新野君卒。

新野君病。太后幸其第。連日宿止。三公上表固爭。乃還宮。及薨。使司空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鄧騭等乞身行服。太后欲不許。

百姓不欲徙乃至刈禾稼撤室屋較羌禍更烈矣然其時安帝未必知也爲人上者觀此而不思明目達聰者其勿政可乎

曹大家勸后許之。

辛亥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食。

地震。郡國凡十。

羌寇河內。三月。詔徙緣邊郡縣。遣侍御史任尚擊羌。破之。

羌寇河東。至河內。百姓多南奔渡河。使北軍中候掌監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營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詔並從之。隴西自狄道徙襄武安定自臨涇徙美陽北地自富平徙池陽上郡自膚施徙治衙。臨涇。漢縣。今曰鎮原。屬平涼府。富平。漢縣。故城在寧夏府靈州。今西安府富平縣。三國魏徙置。衙。即春秋彭衙。漢于此置縣。餘注俱見前。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刈其禾稼。發撤屋室。夷營壁。破積聚。時

時水旱盜賊頻仍初不聞有修省實政而區區以薦新物僅爲詔書不揣其本者史官飾之陋甚

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時任尚坐無功徵免。詔復以爲侍御史。擊羌于上黨羊頭山。在今潞安府長子縣東南。破之。乃罷孟津屯。

漢陽賊杜季貢寇陷上邽。漢縣注見前。

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據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漢陽太守趙博。遣客杜習。刺殺琦。明年。侍御史唐喜討信。斬之。季貢亡從滇零。是歲滇零死。子零昌立。以季貢爲將軍。季貢別據丁奚城。丁奚城在今寧夏府靈州。

蝗。九州。雨水。八郡國。

壬子六年。春正月。省薦新物二十三種。

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彊孰。或穿掘萌芽。

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自今皆須
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
三月蝗。凡十州。
詔封建武功臣。
夏五月旱。
六月豫章員谿原山崩。章懷注闕
癸丑七年春正月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二月地震。郡國十八。
夏四月丙申晦日食。
秋蝗。
甲寅元初元年春二月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

三月。癸酉。日食。

夏。旱。蝗。京師及郡國五。

六月。河東地陷。

羌豪號多掠漢中。校尉侯霸與戰。破之。

羌豪號多。與諸種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後漢書南蠻傳。高祖爲漢王。發夷人以定三秦。復其渠帥七姓。不輸租賦。世號板楯蠻夷。蓋挾板楯而戰。因以爲名。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與蠻共擊破號多。號多走還。斷隴道。與零昌合。侯霸。馬賢。與戰于枹罕。大破之。明年侯霸病卒。龐參代爲校尉。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帥衆降。參始自張掖還治令居。通河西道。

冬。十月。戊子。朔。日食。

十一月。地震。郡國凡十五。

乙卯二年。春。零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

零昌種衆復分寇益州。遣尹就將南陽兵。並發益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

夏四月。立貴人閻氏為皇后。后母。鄧弘妻之同產也。故得立。

后性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鴆殺李氏。

五月。旱蝗。京師及郡國凡十九。

秋九月。壬午晦。日食。

校尉班雄超之子。等擊零昌。大敗。遣中郎將任尚屯三輔。

詔班雄屯三輔。司馬鈞督關中兵。龐參將羌胡兵。分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後漢縣。故城在今蘭州府金縣東。為杜季貢所

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季貢率衆僞逃鈞令右扶風仲光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設伏要擊之光等兵敗並沒鈞遁還麗參既失期稱病詔引還皆坐徵下獄鈞自殺

以任尚爲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彊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卽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于丁奚城破之明年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于靈州任尚又遣兵擊羌于丁奚城並破之

以虞詡爲武都太守擊羌破之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于陳倉崤谷胡三省注此崤谷卽在陳倉大散關非弘農崤谷也入散關在今鳳翔府寶

事無定法何况兵機使非神而明之皆趙括之讀父書耳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雜縣西南）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詡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在今甘肅階州成縣西南）數十日詡設奇掩擊（詡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連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壘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

足家給。一郡遂安。

冬。十一月。地震。郡國凡十。

丙辰三年。春。地震。郡國凡十。

三月。辛亥。日食。

夏。四月。京師旱。

初聽大臣行三年喪。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爲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乃詔聽大臣行三年喪。

地震。郡國凡九。

丁巳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食。

武庫災。

夏四月策免司空袁敞。字叔平。安之子。敞自殺。

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尚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怨家封上之。敞坐策免自殺。俊等下獄當死。俊上書自訟。臨刑。太后詔以減死論。

五月以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爲司空。

郃初爲郡戶曹。時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亦當遣吏。郃謂太守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因請自行。許之。郃遂所在遲留。行至扶風。而憲敗。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尋辟孝廉。屢遷至太常。及是代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大臣節。居位四年免。延光末。復爲司徒。

六月雨雹。凡三郡。

徵馬防而罪耿恭封鄧遵而戮任尚事同一轍何以任將

秋。七月。雨水。郡國凡十。

任尚募羌殺零昌。

先是。任尚遣兵擊零昌。殺其妻子。又遣羌榆鬼等。刺殺杜季貢。詔封榆鬼破羌侯。至是。尚募効功種羌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為羌王。尚復將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零昌謀主。大破之。于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人。詣鄧遵降。隴右平。

地震。郡國凡十三。

戊午五年。春旱。京師及郡國凡五。

秋。八月。丙申朔日食。

鄧遵募羌殺狼莫。封遵為武陽侯。鄧隲傳作舞陽。徵任尚棄市。

自羌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死者

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鄧遵爲武陽侯。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檻車徵棄市。

地震。郡國凡十四。

己未六年春。二月。地震。京師及郡國凡四十二。

夏。四月。大風。雨雹。沛國渤海。

五月。京師旱。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既。

地震。郡國凡八。

益州夷降。

初。越巂夷封離等反。永昌益州蜀郡夷皆叛應。封離衆

至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焚掠百姓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楊竦將兵進擊大破之封離等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

庚申 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車師後王共殺漢吏詔復置都護屯兵

初西域諸國既絕于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為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上謂上奏遣行長史之事也）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至是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索班擊走前王畧有北道曹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之

班勇所議乃襲超留屯疏勒遺策然其時虛耗特甚勇說不難盡行雖後屯田柳中復通西域究不出勇所料然河西被害實亦有所由也

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太后聞軍司馬班勇字宜僚。超之子。有父風。召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開通西域。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驅率諸國。河西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命將出征。然後匈奴遠遁。邊境得安。閒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值。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然今曹宗。徒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要功荒外。萬無一成。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庫未充。師無後繼。臣愚以爲不可許也。宜于敦煌復置營兵三百人。及護西域副校尉。遣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侵擾。如此誠便。公卿難曰。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而難供也。今欲通之。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腰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爲害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屈就北虜。恐河西城門必將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又曰。西域遣使。求索無厭。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

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是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勢。且西域來者不過稟食。今若拒絕。勢歸北虜。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于是從勇議。復營兵。置副校尉居敦煌。雖以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入寇河西。大被其害。

夏四月。立子保爲皇太子。

秋七月。乙酉朔。日食。

大水。郡國凡三十三。

冬十二月。以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爲司徒。

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暮。而震

志愈篤。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先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鄧騭聞其賢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餘。累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已徵入為太常。至是代劉愷為司徒。震性公廉。子孫長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淸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地震。郡國凡三十三。

免越騎校尉鄧康官。遣就國。康。紹封夷安侯。

太后從兄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諫。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宮

無毀無譽婦人之道躬自減撤以救災厄豈女后之事耶且前稱太后以鄧康數諫宗門滿盛大怒免官此又稱太后詔康等以貴戚食祿而驕弗學爲戒詔載家自相矛盾至此何以傳信

婢出入。其耆宿者皆稱中大人。所使乃康家先婢。亦自道中大人。康怒詬之。婢恚怨。還白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辛酉 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謚和熹。合葬慎陵。封鄧騭爲上蔡侯。

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撤。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仍豐穰。太后嘗徵濟北。河間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爲開邸第。教以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豹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牆弗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然帝已年長。久不還政。郎中杜根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平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成翊世字季明。平原郡吏。陳忠字伯始。寵之子。宜城漢縣。今屬湖北襄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陽
府。

追尊淸河孝王曰孝德皇。妣曰孝德后。祖妣宋貴人曰敬
隱后。

初。長樂太僕蔡倫受竇后諷旨。誣陷宋貴人。帝敕使自
致廷尉。倫飲藥死。

高句驪鮮卑。寇遼東。太守蔡諷戰歿。
功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歿于陳。

尊母耿姬爲甘陵（後漢縣。爲淸河孝王陵邑。晉以後廢。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淸河縣。）大貴
人。

詔舉有道之士。
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

能容。乃上疏豫廣帝意。略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度。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言。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管穴。謂言事者所見不遠。大。而言或妄誕也。書御。進也。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

施延字君子。蘄人。爲侍中。

以薛包字孟嘗。汝南人。爲侍中。不拜。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忍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于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其荒頓者。器物取其朽敗者。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徙封鄧騭爲羅（漢縣。故城在今湖南長沙府湘陰縣。）侯。遣就國。騭自殺。貶平原王翼爲都鄉侯。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詣京師。以河間王子翼爲平原懷王勝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候何左右。共毁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太后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閶謀立平原王。帝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爲庶人。騭以不與謀。徙封羅侯。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貲產。廣宗等皆自殺。騭與子鳳皆不食而死。徵鄧康爲太僕。貶平原王翼爲都鄉侯。遣歸河間。翼謝絕賓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

（初鄧后之立也。三公欲共奏追封后父訓司空。陳寵以無故事不從。故寵子忠不得志于鄧氏。數上疏陷成其

惡。大司農朱寵痛隲無罪。乃肉袒輿櫬上疏言。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而利口傾險。反亂國家。遂令隲等。罹此酷濫。逆天惑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因自致廷尉。忠復劾寵免官。衆庶多為隲稱枉者。帝意頗悟。乃還葬隲等。從昆弟皆得歸京師。朱寵字仲威。杜陵人。

以耿寶耿貴人兄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宋貴人父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皆為列侯。

帝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宋氏封侯為卿校侍中者十餘人。閻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江京李閏皆封列侯。與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乳母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方今九德未

事。嬖倖充庭。王聖微賤。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奏御。帝以示聖等。內倖皆懷忿恚。伯榮驕淫尤甚。通于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以爲妻。官至侍中。得襲護爵。震復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故朝陽侯劉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而以其再從兄瓌。襲爵爲侯。且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陛下宜鑒既往。順帝之則。尚書翟酺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未有等比。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昔文帝躬行節儉。有識之者。帝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今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危亂可待。願陛下勉求忠貞。誅遠佞諂。割情欲。罷私宴。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于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

秋。八月。燒當羌麻奴入寇。馬賢追擊破之。

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校尉馬賢撫卹不至。常有怨心。遂寇湟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擊之。不利。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于令居。因寇武威。賢追到鸞鳥。後漢縣。故城在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招之。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明年。賢至湟中。麻奴出塞渡河。種衆散遁。麻奴等孤弱饑困。將種衆三千餘戶。詣漢陽太守耿种降。

以劉愷爲太尉。

居延都尉范邠犯贓罪。吏議欲增錮二世。章懷注。謂父子俱禁錮。劉愷以爲春秋之意。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

入于善也。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意。詔從之。

鮮卑寇居庸關。在今順天府昌平州。淮南子。天下九塞之一。殺雲中太守。

鮮卑寇居庸關。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功曹楊穆以身捍嚴。與俱戰歿。鮮卑既攻殺郡守。膽氣轉盛。控弦數萬騎。明年。復寇雁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

帝幸衛尉馮石府。留飲十日。賞賜甚厚。拜其子世爲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爲郎中。石。陽邑侯魴之孫。父柱。尚顯宗女獲嘉公主。石襲爵爲獲嘉侯。能取悅當世。故爲帝所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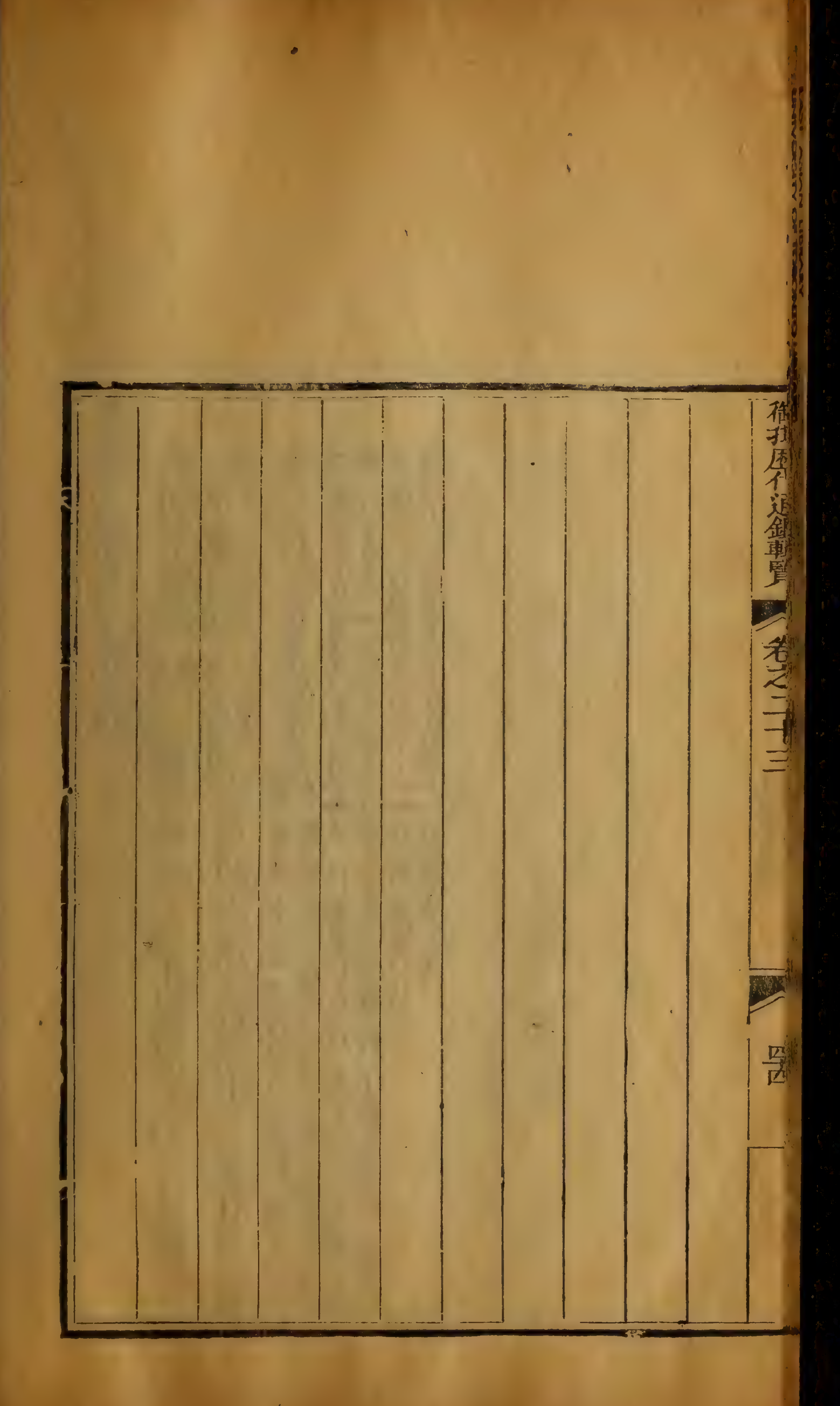
雨水。郡國凡二十七。

冬。十一月。地震。郡國凡三十五。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尚書令祋丁外反。諷等奏。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從之。尚書陳忠上疏曰。高祖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建武之初。政趨簡易。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臣欲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宦官不便之。竟寢忠奏。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四

後漢

孝安皇帝

壬戌 延光元年。夏。四月。雨雹。京師及郡國凡二十一。河西雹大者如斗。

遼東都尉龐奮承僞詔。斬元菟太守姚光。徵抵罪。

元菟太守姚光。幽州刺史馮煥。巴郡宕渠人。數糾發姦惡。怨者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刑人之刀。又下龐奮使速行刑。奮卽斬光。收煥。煥欲自殺。其子緄。字鴻卿。疑詔文有異。止之。煥乃上書自訟。徵奮抵罪。

秋。七月。地震。郡國凡十三。

高句驪王遂成降。

初高句驪王宮率馬韓濊貊注俱見前數千騎圍元菟夫餘今朝鮮東北境古扶餘國地通典扶餘國後漢通焉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併力討破之事在建光元年巳宮死子遂成立時姚光為元菟太守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為可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使弔問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至是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菟降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

九月地震郡國凡二十七

雨水京師及郡國二十七

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詣甘陵

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竊聞使者所過威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修道繕亭徵役無度賂遺

僕從人數百匹（訓絲帛也）伯榮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妾水災之發必起于此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書奏不省時機事（專委尚）書而災變輒免三公（忠）又上疏曰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近以災異切讓三公臣心常獨不安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宜（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圓于規矩審輕重于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汝南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卒

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于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前見袁閬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

史稱憲言論風旨無所表見而見者稱其深遠夫既無表見所謂深遠者安在雖憲在當時不失為高蹈然史論實發益虛聲著口實當別白觀之

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爲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游汝南過袁閬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袁閬字奉高汝南人戴良字叔鸞愼陽人陳蕃字仲舉平輿人周舉字宣光汝陽人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

癸亥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爲野王君

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 注見前

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絶其患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 略曰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絶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



宜禾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蒲類國名今巴里坤城其東部也城西北有池即古蒲類海唐人亦名婆悉海秦海章懷注大秦國在海西故云交河故城在今土魯番城西漢車師前王庭地唐于此置縣屬西州

朝廷下其議陳忠請于敦煌復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撫諸國于是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秋七月丹陽山崩此丹陽今寧國府是

九月雨水郡國凡五

以楊震爲太尉

耿寶薦李閏兄于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閻顯亦薦所親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詔使者大爲王聖修第樊豐周廣謝惲等傾搖朝廷震上疏曰方今災患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而爲阿母起第爲費巨億廣惲兄弟依倚近倖與之分威屬託州郡傾動大臣招徠貪汙之人受其貨賂復得顯用白黑溷淆天下讙譁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

冬十二月地震京師及郡國三

聘處士周燮字彥祖汝南安成人馮良字君郎南陽人不至

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燮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甲子三年。春正月。班勇擊走匈奴附車師者。西域復通。

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于伊和谷。于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後勇擊斬車師後王軍就。及匈奴使者。傳首京師。事在四年。

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策收太尉震印綬。遣歸故郡。震自殺。

樊豐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見。形甸反。徒。供徭役者。材木。各起冢舍園池。震復上疏。畧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拄而已。而親近倖臣。驕溢踰

胡寅以楊震有取殺身在於不能決去其說非是明哲保身在小臣不預國政者或以囊口爲節欲去亦當在未爲太尉時否則國之三公猶不知蹇蹇匪躬之義可乎故謂震不能有拜變之才則可謂震不能有引身之智則不可

法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所言轉切。帝旣不平。而豐等憤怨。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欲誅騰。震救之曰。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乞全騰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聽。竟殺之。及帝東巡。太尉部掾高舒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懷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及還京師。便臨太學。即其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于是柴門柴塞其門也。絕賓客。豐等復惡烏路反。之。令耿寶奏震恚望。有詔遣歸故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弘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于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讁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隕涕。後姚蕭

公子燕食邑于、後并、後因以爲氏。代郵行書。代驛吏傳行文書也。

夏四月。閬中秦縣。今爲四川保寧府治。山崩。

以耿寶爲大將軍。

秋九月。廢太子保爲濟陰王。

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主飲食者。邴吉等。殺之。太子歎息。京豐懼。乃與閻后譖太子。帝怒召公卿議廢太子。耿寶等皆以爲當廢。太僕來歷字伯珍。歙曾孫。與太常桓焉字叔元。榮之孫。廷尉張皓字叔明。犍爲武陽人。留侯良之後。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不從。遂廢太子爲濟陰王。居德陽殿西鐘下。來歷

乃要結光祿勳祋諷、宗正劉偉、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邱弘、陳光、趙代、施延、大中大夫朱倀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使中常侍詔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爲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共爲讙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朝廷廣開言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決，當顯明刑書。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尚書令陳忠劾奏歷等，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令見。德陽殿，章懷注：在北宮掖庭中西鐘下，西廂下懸鐘之所也。鴻都門，北宮門名。閭邱，複姓，左傳齊有閭邱嬰。

庚申晦，日食。

地震。京師及諸郡國凡二十三。大水。雨雹。郡國凡二十六。

乙丑四年，春二月，帝如宛。

三月戊午朔，日食。

帝崩于葉。注見前。還宮發喪。

帝崩于乘輿年三十二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以濟陰王在內恐公卿立之乃偽云帝疾甚徙御卧車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驅馳歸四日至洛陽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閻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迎北鄉侯懿入即位

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迎濟北惠王名壽章帝子子北鄉濟北國邑侯懿為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羣僚莫不哀之

樊豐等下獄死耿寶自殺王聖伯榮徙鴈門

閻顯忌樊豐耿寶風有司奏貶寶為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及謝惲周廣下獄死聖母子徙鴈門于是顯以弟

景爲衞尉。耀爲城門校尉。晏爲執金吾。並處權要。威福自由。

葬恭陵。在洛陽縣東南。

賀善贊曰。安帝即位。所書羌夷盜賊災變。世道可知。徒聞狎倖臣。厚保母。疾忠賢。望其弭災靖亂。尚可得乎。

冬十月。越嶲山崩。

北鄉侯薨。尹起莘發明。北鄉侯已即位而不書崩。不成乎君也。不成乎君而書薨。既臨大位。異乎羣臣也。

閻顯白太后秘不發喪。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

十一月。地震。京師及郡國凡十六。

中黃門孫程涿郡新城人。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是爲孝順帝。誅閻顯等。遷太后于離宮。封宦者孫程等十九人爲列侯。

初。北鄉侯病篤。孫程等十九人孫程王康王國與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等

鄭眾孫程旅以閹人定策封爵漢祚日替此一大關鍵黃門之禍何待後日始見耶

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皆截單衣爲誓謀立濟陰王至是夜入省門遇江京劉安陳達斬之以李閏積爲省內所服脇與俱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召尚書令以下從輦幸南宮登雲臺召公卿百寮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將兵屯平朔門且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詩許諾辭以兵少顯使與樊登迎吏士于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景還外府收兵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送廷尉獄即夜死明日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收顯及其弟耀晏誅之家屬皆徙比景後漢縣屬日南郡遷太后于離宮又明日開門罷屯兵封程等皆爲列侯是爲十九侯擢程爲騎都尉詔以將作大匠來歷爲衛尉祋諷閭邱宏等先卒皆拜其子爲郎朱倀施延陳光趙代皆見援用後至公卿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

賜。初。閻顯辟崔瑗爲吏。瑗以北鄉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收江京。廢少帝。而立濟陰王。而顯日沈醉。不得見。乃告長吏陳禪。欲與共求見言之。禪猶豫未聽從。會顯敗。瑗坐斥。門人蘇祇欲上書言狀。瑗遽止之。禪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爲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崔瑗字子玉。涿郡安平人。駰之子。

葬北鄉侯。

以諸王禮。

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

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于華陰潼亭。震墓在今陝西潼關西。大道北。遠近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復以中牢具祠之。時人立石圖鳥象于墓所。

孝順皇帝

丙寅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于東宮

初議郎陳禪以爲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郃爲司徒延光四年曰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莊公秦始皇事具見前怨母隔絕後感穎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于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率群臣朝覲以厭天心以答人望郃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皇太后閻氏崩合葬恭陵

隴西鍾羌反馬賢擊破之

賢將七千餘人。戰于臨洮。斬千餘級。羌請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

秋八月。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爲尚書僕射。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爲尚書。

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阿黨權貴。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爲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三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卽以尸諫耳。（韓詩外傳。史魚將死。謂其子曰。我言蘧伯玉賢。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死不當堦殯于室。足矣。子以父言聞之君。立召伯玉而貴之。子瑕而退之。）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

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事見前。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孫程張賢等乞見曰。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贓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古今注曰。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李郃上書曰。乃月三日。有客星氣象彗孛。歷天市。度河。招搖。槍棓。十八日。入紫宮。迫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泰陵。天船。積水間。稍微不見。如占。恐復有居帝旁耗亂政事者。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帝乳母宋娥。求請。帝問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于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候中常侍高梵車。訴言枉狀。梵入言之。防坐徙邊。即赦出詡。徵拜

周舉說朱倀以功臣大德不可忘者實稼人也則特擢舉爲忠鯁者亦可見矣

議郎數日遷僕射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遣孫程等十九侯就國

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徙封遠縣程徙封宜城侯因遣十九侯就國從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謂司徒朱倀倀字孫卿壽春人是年二月李郃免倀代曰朝廷非程等不立今忘大德錄小過如道路夭折使上有殺功臣名宜急表之倀乃諫帝從之復故爵土三年召程還京師陽嘉元年卒

丁卯二年夏六月追尊母李氏爲恭愍皇后

初帝母李氏爲閻太后所害事見前瘞洛陽城北至是左

右自之帝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恭陵

遣敦煌太守張朗與班勇擊焉耆降之徵勇下獄免

先是班勇誅斬東且彌西域圖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王更立其種人為王又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徙居枯梧河上西域皆服惟焉耆王元孟未降勇請攻之于是遣朗將河西四郡兵與勇兩道擊之朗先有罪欲邀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山上有寺名雀離關元孟乞降朗入受降而還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朗亦免官

秋七月甲戌朔日食

以許敬敬字鴻卿平輿人為司徒朱寵罷敬代

敬仕于安和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三家既

自古求才必先行實豈有因其虛名相尙遽以高爵收之耶東漢自嚴光後卿相無識競以隱逸為高釣名倖進者得因而中之范史於樊英入方技不入隱逸殊為有見

敗。士大夫多染汙者。獨不及敬。當世以此重之。

聘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為五官中郎將。

英善星算推步災異。隱于壺山。章懷注。山在鄧州新城縣。即張衡南都賦所云天封大狐是也。之陽。州郡禮請。公卿舉賢良有道。皆不行。安帝初。徵為博士。建光元年。與孔喬字子松宛人。李昺字子然鄧人。郎宗字仲綏安邱人。楊倫字仲理東昏人。王輔字公助安陸人。等同徵。不赴。至是。帝復以策書元纁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聽。英不得已到京。稱疾。彊輿入殿。猶不能屈。乃設壇席。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所在送穀。以歲時致牛酒。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為必不降志。及後就聘。應對無奇

謀深策談者失望。

以處士楊厚（字仲宣廣漢新都人）黃瓊（字世英香之子）爲議郎。

時又徵楊厚黃瓊厚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爲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字子堅郃之子）以書遺之曰語云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亦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數上書言事帝頗采用之。（固少好學以父郃爲司徒因改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郃子也）

戊辰 三年。春正月。京師地震漢陽地陷裂。

己巳 四年。春正月。帝冠。

鄭吉屯渠犂班超屯疏勒皆出塞二三千里是繕邊防正以衛內地豈有三郡逼近西京轉可移民避寇者況郡縣既空適足遂戎騎之足直指盜耳

夏五月桂陽獻大珠還之

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以還之

秋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安帝永初五年徙至是復

虞詡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溉漕頃遭羌亂郡縣兵荒二十餘年矣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言無蔽障宜開聖聽考行所長從之使謁者督徙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浚渠屯田省費歲一億計遂令諸郡儲粟周數年

辛未六年春二月以沈景吳郡人爲河間相

河間王政。章帝子開。封河間王。開卒。子政嗣。傲很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彊能。擢爲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奸人。奏按其罪。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修。

二月。復置伊吾司馬開屯田。

帝以伊吾膏腴。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復令開設屯田。置司馬一人。

秋九月起太學

初安帝薄于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頹敝鞠爲蔬園將作大匠翟酺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左雄亦以爲言帝從之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壬申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名妠乘氏侯商大女恭懷皇后弟雍之孫）爲后

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僕射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等上疏曰岐嶷形于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后少好史書選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願陛下思雲雨之

均澤小妾得免于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爲后。

夏四月。以后父商字伯夏。爲執金吾。

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尚書令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諸生試家法。章懷注。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文吏課箋奏。乃得應選。若有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劉向新序。子奇。齊人。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阿縣大化。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時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淵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眞僞。決志行之。濟陰太守胡廣先是廣駁雄所奏。乞宣下百官。參其同異。帝卒從雄奏。出爲太守。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惟陳蕃李膺字元禮。潁

川襄城人。陳球字伯眞。下邳淮浦人。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在考黜。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謂聚斂整辦爲賢能。以治己安民爲劣弱。監司項背相望。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如此虛僞之端絕。迎送之役省。民各寧其所矣。帝悉從之。而宦者不便。終不能行。

癸酉

二年。春。正月。徵郎顗。郎氏。魯懿公孫費伯城郎。因居之。子孫以爲氏。顗字雅光。安邱人。爲郎中。不就。

上召郎顗。問以災異。顗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神聖驚動。而宮殿官府。歲時未積。便更修造。纈校計繕之費。不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無佐國之實。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春旱夏水。宜務節約。四。去年熒惑出入軒轅。宜簡出宮女。五。去冬有白

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入玉井。恐有羌寇。宜爲備禦。六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宜恭已內省。凡諸考案。並須立秋。司徒居位。陰陽多謬。異人同咎。宜黜司徒。以應天意。七。漢興以來。三百二十九歲。于特三期。宜大蠲法令。去奢就儉。除煩爲簡。舉方正。徵有道。開不諱之路。園陵火災。陽嘉元年。恭陵百丈廡災。軒轅十二星。后妃所居。天苑。注見前。玉井。參星下四小星。復上書薦黃瓊李固。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

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又封梁商子冀爲襄邑侯。

左雄上書諫曰。臣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惟先

帝時王聖爲野王君聖造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懽快臣請歲以錢千萬給阿母內可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以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商讓還冀封

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左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非古典也帝納之

京師地坼詔引敦樸士對策

洛陽宣德亭。地坼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士對策。李固（衛尉賈建舉固）對曰。漢興三百餘年。豈無阿乳之恩。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其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梁氏子弟。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尚書爲陛下喉舌。出納王命。權尊勢重。宜擇其人。以毗聖政。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

清者流必潔。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昇平可致也。時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皆對策。上以固爲第一。即出阿母還舍。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大司農黃尚（字伯河。南郡邔人。邔音紀）僕射黃瓊救之。久乃得釋。出爲雒令。棄官居漢中。阿母後竟坐搆奸誣罔。收印綬。還里舍。（衡善機巧。尤致思于天文陰陽歷算。爲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造候風地動儀。時皆服其妙。胡三省注。蔡邕曰。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衡靈憲序曰。在昔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原。先準之于渾體。是爲正儀。故靈

憲作典。又衡本傳。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中有都柱。旁行八道。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如有地動。則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響。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乃知震之所在。書典所紀。未之有也。

秋。七月。大尉龐參免。

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爲左右所毀。司隷承風案之。段恭廣漢計掾上疏曰。太尉參極忠盡節。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也。國以賢治。君以忠安。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遣小黃門視參疾。致羊酒。會參夫人疾前妻子。殺之。雒陽令奏參罪。竟以災異免。

甲戌

三年。夏。五月。旱。

時春夏連旱。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消變之術。周舉對曰。陰陽閉隔。則水旱成災。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大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貪佞。帝曰。貪佞者爲誰。對曰。公卿大夫數有直言者。忠正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張衡亦曰。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願陛下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乙亥 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

御史張綱字文紀。皓之子。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甚。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幸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

承天順道也。書奏。不省。

以后父商爲大將軍。

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卽拜。商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巨覽。漢陽人。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爲掾屬。周舉李固爲從事中郎。固以商和柔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天道無親。可爲祇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莊子天地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全不朽之譽。豈與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秋。閏八月。丁亥朔。日食。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丙子 永和元年。冬。十二月。以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為太尉。

龔深疾宦官擅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帝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于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為讒佞所搆。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冤之義。王公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云。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卽言之事乃得釋。

以后兄冀為河南尹。

冀嗜酒佚遊。居職縱暴。商客呂放以告。商讓之。冀遣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為洛

百世師非聖人不足當之即大儒通內外學亦難語此況未既其實乎而闕不

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武陵蠻反。

初。武陵太守言。蠻夷率服。可增租賦。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帝不從。至是。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明年春。以李進為武陵太守。討平之。進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安。

丁丑二年。夏。四月。地震。

冬。十月。帝如長安。徵處士法眞。字高卿。雄之子。不至。

眞博通內外學。為關西大儒。會帝西巡。田羽薦之。前後四徵。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

可見是仍虛譽相高耳。上以名求下。下以名應。時政可知。

得而見可謂百世之師矣。

十一月。京師地震。

十二月。帝還宮。

戊寅 三年。春二月。京師地震。金城隴西山崩。

夏閏四月。京師地震。

以祝良（字邵卿。長沙臨湘人。）為九真太守。張喬（南陽人。）為交趾刺史。招降蠻寇。嶺外悉平。

先是。象林蠻區（姓也。豈俱反。又烏侯反。）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蠻勢轉盛。侍御史賈昌討之。歲餘不克。（事在二年。）百官皆議遣大將。發荊揚兗豫四萬人

赴之李固駁其七不可而請任祝良張喬固曰荊揚盜
賊磐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不可一也兗豫之人遠
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不可二也南州溫暑加有
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
勞比至嶺南不堪復鬬不可四也軍行日三十里而兗
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
十萬斛尚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致費若此不可五也設
使軍到死亡者衆不足禦敵當復更發不可六也九眞
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苦四州之卒
赴萬里哉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
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
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
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
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
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
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
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
爲九眞太守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
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

嶺外復平。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至是雄爲司隸校尉。舉馮直故冀州刺史。任將帥。直嘗坐贓罪。舉以此劾雄。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事見晉語。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時宦者競賣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春秋鄭穆公子子良後以字爲氏。清儉退厚。無所薦舉。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于宮禁。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者知

梁商請免逵棄無識者或子之不知商素令其子與曹節護交好深究中官必有及己之患故欲速竟其獄不得謂之保全善類也

其不終今得臣棄者罪榮伊辱是以不敢。

冬十二月戊戌朔日食。

己卯四年。春正月中常侍張逵等伏誅。

梁商以黃門曹節(南陽新野人)等用事遣子冀及不疑與交。逵等忌其寵反共譖商及曹騰(沛國譙人)孟賁圖廢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逵懼矯詔收縛騰賁帝聞震怒收逵等下獄悉伏誅辭所連染延及大臣商上疏曰春秋之義罪止首惡大獄一起無辜者衆非所以順迎和氣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

三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馬賢擊燒當羌那離等斬之。

先是鍾羌良封等寇隴西漢陽校尉馬續擊破之（事在陽嘉三年）時詔拜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羌賢復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又進擊鍾羌且昌等諸種俱詣涼州降（事並在陽嘉四年）已而燒當那離等寇金城塞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事在永和三年）至是賢將湟中義從兵掩擊那離斬之徵賢為弘農太守

庚辰　五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南匈奴吾斯車紐（左部句龍王名）等反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

吾斯車紐等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注見前）殺

長史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兵掩擊。破之。帝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令自殺。降者遂更狐疑。龜坐免。梁商上表曰。馬續素有謀謨。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爲明約期。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乃詔續招降叛虜。商又移書與續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于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是秋九月匈奴吾斯立車紐爲單于。引烏桓羌胡寇邊。冬。

十二月。遣中郎將張耽將兵擊降之。

五月。己丑晦。日食。

辛巳 六年。春正月。馬賢與羌戰。敗沒。東西羌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爲東羌。居隴西漢陽金城塞外者。爲西羌。遂大合。閏月。鞏唐羌寇三輔。燒園陵。

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劉秉爲并涼刺史。梁商謂之曰。戎狄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畧依其俗。今二君素性疾惡。欲分明黑白。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况戎狄乎。務在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虐刻。多所擾發。羌遂復反。事在五年。帝命馬賢討西羌。梁商以爲賢老。不如大中大夫宋漢。帝不從。賢到軍。稽留不進。馬融時爲武都太守。上疏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又聞吳起爲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遝。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其

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帝皆不從。至是果敗。賢及二子皆没。封賢孫承光爲列侯。三月。武都太守趙沖擊破鞏唐羌。詔沖督河西四郡兵。時郡將以皇甫規有兵略。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羌遂退卻。規上疏曰。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于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于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能溫飽以全命。會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與趙沖共相首尾。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滌患。下可納降。臣不勝至誠。没死自陳。帝不能用。羌遂寇北地。轉寇武威。帝以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命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屯三輔。明年。羌降。乃罷軍屯。

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

商病篤。敕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以耗費

梁商甫殁冀與不疑代起此即王鳳譚輔東漢之不爲梁氏禍者幾希即藉宦者誅冀實捄火抱薪之爲非曲突徙薪之計也

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宜皆辭之。卒。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

以梁冀爲大將軍。不疑。冀之弟。爲河南尹。

以周舉爲諫議大夫。

初。梁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淸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

九月。辛亥晦。日食。

冬。十一月。徙荊州刺史李固爲泰山太守。

荊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爲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于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固奏南陽太守高賜等

贓穢。賜等重賂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壬午 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

時盜賊並起，殺長吏二千石，橫行州郡。帝以周舉言，遣舉及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周栩、馮羨、張綱、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輿服志：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郡，綱獨埋其車輪于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

嬰亂民非敵國比雖面縛歸降亦不可遽貸也從來反側不常多爲受欺之言

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但使所劾。亦多冀及宦官親黨。事皆寢遏。侍御史种暠字景伯洛陽人復行按舉。乃更考正其罪。

以李固爲將作大匠。

杜喬奏李固政爲天下第一。故有是命。喬奏梁氏親黨陳留太守梁讓等。皆免之。

以張綱爲廣陵太守。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積十餘年。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罷遣吏兵。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出拜謁。綱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然爲之者非義

所恨故綱及宋儒復徼明季於張獻忠諸賊輒以受撫爲名自貽伊戚非烱鑒歟

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不願以刑罰相加故遣
太守來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則
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其深計之嬰
泣下曰愚民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
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
更生之辰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南州晏然綱論
功當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嬰等五百餘人爲之制服
送至犍爲負土成墳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雒陽
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
祐峻爲令能選用人才各盡其用發奸不旋踵民間不
畏吏雒陽大治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
行部欲按其奸贓乃請太守爲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
皆有一天吾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
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
境肅然吳祐政從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

掾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因父言而自首其事卽實原其情宥其罪可耳仍以衣遺之民則可之事出好名不可爲訓

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任峻渤海人。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

癸未二年。冬。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字伯騫扶風茂陵人遣人刺匈奴吾斯。斬之。

元年秋。吾斯復反。與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掠并州。王暢字叔茂龔之子。薦寔于朝。以爲中郎將。寔募人。刺殺吾斯。送首洛陽。明年。進擊餘黨。烏桓七十餘萬口。皆詣寔降。詔書褒獎。賜錢十萬。時匈奴兜樓儲先在京師。明年。遣之歸。上親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于廣陽城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觝百戲。立爲呼蘭若尸逐就單于。

地震。

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民壓死者甚衆。

增孝廉爲四科。

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于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爲四科。帝從之。

甲申 建康元年。春。趙冲討羌。戰沒。

先是。趙冲爲護羌校尉。擊燒何羌。燒當別種破之。于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戶悉降。事在漢安元年二年。至是冲追叛羌。遇伏戰沒。而冲前後多所斬獲。羌亦由是衰耗。封冲子爲義陽亭侯。明年。左馮

中常侍承帝命召太子恒事也种暠郎有所疑隨去可也而乃手劍當車是嚴然以父子爲敵國無諾不俟之謂何史家亦譽以爲臨事不惑可謂無識矣

趙沖兼招誘叛羌。離湳狐奴等皆降。隴右復平。

夏四月。立子炳爲皇太子。

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梵辭屈。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秋八月。揚徐羣盜范容等作亂。遣御史中丞馮緄討之。

帝崩。太子炳即位。是爲冲帝。時年二歲。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以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

九月。葬憲陵。在雒陽縣東北。

史臣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莫不矯鑒前違。審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何其儆僻之多歟。

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水涌土裂。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之。

以覘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冬。十一月。九江盜馬勉稱帝于當塗。注見前。

勉稱皇帝。其黨徐鳳稱無上將軍。建年號。置百官

羣盜發憲陵。

孝冲皇帝

乙酉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

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列侯到。乃發喪。李固曰。帝雖幼小。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秦皇沙邱之謀。近日北鄉之事。皆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卽暮發喪。

徵清河王蒜孝王慶嗣孫延平之子。及渤海王子。名鴻。樂安夷王寵之考夷王寵之父。

千乘貞王伉章帝子也伉卒寵嗣封千乘延光中改國樂安卒子鴻嗣鴻生纘卽質帝帝旣立梁太后始徙封鴻渤海此云渤海者蓋史臣追叙之文 子纘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迎纘入卽位是爲孝質帝 罷蒜歸國

蒜纘皆章帝曾孫蒜父延平亦樂安夷王之子鄧太后以嗣清河蒜爲人嚴重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時纘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鑒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入南宮卽皇帝位蒜罷歸國

葬懷陵

將卜山陵李固以寇賊軍興費廣帝尚幼小可起陵于憲陵塋內如康陵制度太后從之

三月九江都尉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擊馬勉范容等斬之

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賊俱敗沒）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詔拜九江都尉助馮緄討之廣開賞募錢邑有差遂破斬馬勉及徐鳳范容等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時張嬰復反廣陵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撫皆破斬之于是東南悉平（歷陽漢縣故城在今江南和州）

詔康陵在恭陵上

詔曰殤帝雖不永祚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安帝承襲統業而前世命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今其正之

孝質皇帝

丙戌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

自是公卿皆遣子受業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閏六月梁冀進毒弒帝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吾侯後漢侯國故城在今直隸保定府博野縣侯志章帝曾孫入即位是爲孝桓帝太后臨朝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于煮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



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冀乃召百官入議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而中常侍曹騰常謁蒜蒜不為禮由此惡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椒房之親秉攝萬幾賓客縱横多有過差清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長可保也章帝生河間王開開生平原王翼翼以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翼卒子志嗣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因徵到夏門亭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廣戒懾憚曰惟大將軍令獨固喬守本議冀厲聲罷會說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大將軍掾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戒梁冀曰

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爲皇帝置師傅。宜得小心忠厚之士。與之參勸講授。又薦种暠欒巴等。冀不能用。

秋。七月。葬靜陵。在雒陽縣東南。

九月。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蠡吾先侯曰孝崇皇。

冬。十月。尊母匽氏匽同偃。皐陶之後。以姓爲氏。爲博園貴人。

孝桓皇帝

丁亥。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食。

夏。四月。京師地震。

六月。以杜喬爲太尉。

自李固之廢。中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不撓。

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等。皆爲列侯。

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愼哉。書奏不省。

八月。立皇后梁氏。

初。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益州刺史种暠糾發其奸。冀恨暠。因以他事陷之。李固上疏伸理。太后赦暠免官。以金蛇輸官。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

喬不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屬喬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宮贓罪不用。至是立后。冀欲以厚禮迎之。喬又據舊典不聽。由是忤冀。

九月。京師地震。策免大尉喬。

冬十一月。貶清河王蒜爲尉氏漢縣今屬河南開封府侯。徙桂陽。蒜自殺。後梁冀惡清河名。改爲甘陵。下李固杜喬獄。殺之。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會劉文甘陵人劉鮪魏郡人謀共立清河王蒜。劫其相謝暠殺之。蒜坐貶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固喬。云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門生王調渤海人貫械上書。趙承河內人等數十人。亦要鐵鑕詣

闕通疏。太后詔赦之。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畏固名德終爲已害。乃更據奏前事。長史吳祐爭之。不從。時馬融爲冀作章奏。祐謂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獄中。固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室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于義得矣。復何言哉。廣戒得書。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年始成童。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班俱往臨哭。守尸十日不去。喬故掾楊匡。號泣星行至洛。託爲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詣闕上書。并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亮班皆隱匿。終身不仕。趙承與固弟子七十二人論固言迹。爲德行一篇。吳祐亦自免歸。卒于家。

郭亮。字恒直。朗陵人。董班。字季宛。人。楊匡。字叔康。陳留人。

當時亂政自足以召天變。然雨肉之事則失於奇怪。觀續漢志引羊禍由於枉誅李固杜喬云云可知

戊子二年。春正月。帝冠。

三月。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夏五月。北宮火。帝徙居南宮。明年三月。復還北宮。

己丑三年。夏四月丁卯晦。日食。

六月。震顯陵寢屋。

秋七月。廉縣後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雨肉。續漢志。肉似羊肺。或如掌。五行志。棄法律。逐功臣。時則有羊禍。是時梁冀專權。枉誅李固杜喬。天下冤之。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天市垣二十四星。在房星東。

九月。地再震。山崩。

前朗陵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南汝寧府確山縣。侯相荀淑卒。

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安帝時。徵拜

荀陵偶聚何(注)上應象緯史家阿好失(注)類此者不少

郎中。再遷當塗長。後舉賢良。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所舉。對策譏刺貴幸。梁冀忌之。出為朗陵相。涖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靖字叔嗣。少有俊才。弟爽字慈明。亦以才顯。汝南許章曰。慈明外朗。叔嗣內潤。潁川又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陳寔嘗詣淑。寔使子紀將車。諶持杖後從。孫羣年小。載于車中。既至。淑使靖應門。爽行酒。餘六龍下食。孫彧小。坐于膝前。是時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紀字元方。諶字季方。羣字長文。荀彧字文若。

潁陰令苑康。字仲真。渤海重合人。命其里曰高陽里。淑卒年六十七歲。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二縣皆為立祠。淑兄子昱為沛相。曇為廣陵太守。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宦。昱後共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昱字伯條。曇字元智。

庚寅　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合葬憲陵。

二月。封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

壽善爲妖態。壽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冀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屛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起兔苑。亘數十里。移檄調生兔。刻毛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孫氏宗親爲侍中。卿。校。郡守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奏記于冀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豈可去明即昧。履危自安。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奏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而猶交結宦官。任其子弟以爲要職。欲以自固。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

不疑本與冀爲兄弟，曾斥張陵之劾冀，而史家又謂其好經書，不與冀和，是自相矛盾矣。且李固下獄，乃馬融所草，其倚冀爲自固之計者巧矣，豈有小忤冀意，即不免竄謫者？當時記載實不得謂之皆信也

寤。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蕃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

夏五月，尊博園匽貴人曰孝崇后。

辛卯，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字處沖，蜀郡成都人。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

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媿色。不疑好經書，喜待士。冀疾之，轉爲光祿勳。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辭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初除，過謁不疑，冀諷有司奏融貪濁，髡笞徙朔方。

夏四月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不疑子時年十六）是日大風拔樹晝昏

尚書楊秉（字叔節震中子）上疏曰臣聞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遊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漢書宣帝時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元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于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爲右扶風黃瓊留之拜光祿大夫）

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

冬十一月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涿郡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駰之孫）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

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畧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嗜慾。不恤萬幾。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眞。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智士鬱伊。夫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審于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宄之膽。海內肅清。天下密如。筭計見效。優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監。蓋爲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

司馬氏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

不易之常道矣。

詔加大將軍冀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

帝欲褒崇梁冀。使議其禮。胡廣等咸稱冀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空黄瓊獨曰。可比鄧禹。合食四縣。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贊不名。禮比蕭何。增封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壬辰二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孝崇后匽氏崩。合葬博陵。帝父蠡吾侯之墓也。

帝舉哀洛陽西鄉。以弟平原王石爲喪主。王侯以下皆

會葬禮儀制度比恭懷皇后。是時大將軍梁冀輔政。匽氏無在位者。

秋七月。庚辰朔。日食。

冬十月。京師地震。

癸巳 永興元年。秋七月。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

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刺史。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汚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字子奇。潁川定陵人。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

餓隸富于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抗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振。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陶又上疏。稱朱穆李膺。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宜還本朝。夾輔王室。書奏不省。

甲午 二年春二月。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京師地震。

東海朐山崩。在今江南海州南。上有雙峯如削。俗呼爲馬耳山。

封乳母馬惠子初爲列侯。

秋九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泰山瑯邪盜起。

時盜賊四起。陳留李堅。自稱皇帝。事在建和元年。長平陳景。自號黃帝子。署置官屬。南頓管伯。稱眞人。圖舉兵。事俱在建和二年。扶風裴優。裴氏。非子支孫封蜚鄉。因以爲氏。其後去邑從衣。亦稱皇帝。事在和平元年。俱伏誅。至是泰山琅邪賊公孫舉東郭竇等。復反叛。殺長吏。

乙未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

巴郡益州郡山崩。

秋。南匈奴左薁鞬臺耆等反。屬國都尉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擊破降之。

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反。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中惟有二百許人。聞之。

卽勒兵出軍吏爭止之不聽遂進屯長城收兵遣將王衞招誘東羌使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將其衆降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鐻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貨財爲羌所苦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

丙申 二年秋鮮卑檀石槐寇雲中以李膺爲度遼將軍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畧部落畏服弛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立庭于彈汗山去高柳北（注見前）北三百餘里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注見前）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至是入寇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爲度遼將軍膺爲

校尉時鮮卑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懾膺到邊羌胡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還之

以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為嬴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長公孫舉等寇青兗徐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韶為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戶歸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韶與同郡荀淑鍾皓字季明長社人陳寔皆嘗為縣長時人謂之潁川四長淑事具前皓少以篤行稱公府辟林慮長不就與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俱有聲名瑾母膺之姑也膺祖太尉修嘗言瑾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

瑾曰。弟何太無皁白。瑾以白皓。皓白。昔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本。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寔爲太邱

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永城縣。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本司官行部。

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

其勿有所拘。人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

綬去。吏民追思之。

遣中郎將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擊泰山琅邪羣盜。平之。

帝以東方盜賊昌熾。命公卿選將帥有文武才者。司徒

尹頌。字公孫。鞏人。薦議郎段熲。乃拜中郎將。擊公孫舉東郭

竇等。大破斬之。餘黨皆散。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丁酉 三年。夏。四月。九眞蠻夷反。討破之。

居風漢縣屬九眞郡人朱達誘蠻夷反太守兒式討之戰歿遣九眞都尉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擊破之後延熹三年餘寇復反詔以夏方為交州刺史方威惠素著賊相率降　夏方九江人

閏月庚辰晦日食

京師蝗

或言民貧宜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劉陶曰當今之憂不在于貨在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吞噬無厭誠恐

卒。有役夫窮匠。投斤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能救其危也。遂不改錢。

戊戌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食

太史令陳授。陳日食之變。咎在梁冀。冀收考授。死于獄中。帝由是怒冀。

京師蝗。

秋。七月。雲陽地裂。

冬。十二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入寇。以陳龜爲度遼將軍。除幷涼二年租賦。

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雖殁軀體。無所

云補西州地瘠民貧數更寇虜屢被災荒雖含生氣實同枯朽陛下以百姓爲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牧守不良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將帥不忠聚奸玩寇使倉庫單竭功業無効宜改任牧守去斥奸殘更選將校簡練文武除并涼今年租更（更謂卒更錢也漢律更有三品曰卒更曰踐更曰過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太守下詔除并涼二年租賦竈到職州郡震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後梁冀暴虐日甚冀與竈素有隙徵還竈上疏請誅冀不省遂不食而卒

以張奐爲北中郎將

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匈奴別種名）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以种暠爲度遼將軍。

暠到營所。先宣恩信。不服。然後加討。羌虜質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

（己亥）二年。春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秋七月。皇后梁氏崩。

梁后恃姊兄勢。奢靡妬忌。寵衰無子。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益疎之。憂恚而崩。葬懿陵。後梁冀誅。廢懿陵爲貴人冢。

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爲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于冀。乘輿乃其次焉。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吳樹爲宛令。冀以賓客爲託。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而多託匪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客數十人。後還謁冀。冀鴆之。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他事。要斬之。郎中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臣聞四時之運。成功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至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宜遵懸車之禮。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笞殺之。太原郝絜胡武。與著友善。冀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知不免。仰藥而死。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貴人從子承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琦作外戚箴以諷冀。役[illegible]

之冀威行內外百僚莫敢違命帝頗不平鄧香（和熹皇后從兄）子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舅梁紀壽引其女猛入掖庭爲貴人冀欲認猛爲巳女時猛姊壻邴尊爲議郎冀恐尊沮宣乃使刺客殺尊而又欲殺宣遣客登屋宣家覺之馳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河南人）具（漢紀作貝）瑗（元城人）唐衡（潁川郡人）左悺（平陰人）徐璜（下邳良城人）等成謀誅冀冀疑之乃使黃門張惲入宿以防變瑗收惲請帝詣前殿使尚書令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瑗將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壽皆自殺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棄市胡廣

和帝誅竇憲而封鄭衆順帝誅閻顯而封孫程桓帝誅梁冀而封單超等其事自相倚伏至竇武何進被殺則外戚正在宦官掌握之中矣太阿倒持勢難孤立故西漢亡於外戚而東漢亡於宦官可不戒哉

韓縯。孫朗皆坐阿附。減死免爲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百姓稱慶。收冀財貨。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園囿。以業窮民。

立貴人鄧氏爲皇后。即猛也。

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爲列侯。

超及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同日受封。故世謂之五侯。

以黃瓊爲太尉。

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貪汚。死徙十餘人。辟汝南范滂。字孟博征羌人滂少厲清節。嘗爲清詔使。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守令贓汚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及爲太尉掾時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謂舉謠言也）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深爲民害者

徵處士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韋著（字休明扶風平陵人）袁閎（字夏甫安元孫）李曇（字雲潁川陽翟人）皆不至

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以安車元纁徵之不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不起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旣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聞同被而寢嘗詣郡縣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

獨行爲法鄉閭不失佳士至被盜幾於殺身猶隱情若此則實矯枉失好惡之正使出膺民社亦姑息養奸可知

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兩釋焉。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托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悟。就肱叩頭謝罪。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舉有道方正。皆不就。著隱居講授。不修世務。閎家世貴盛。苦身守節。以耕學爲業。曇少喪父。繼母酷烈。事之彌謹。身耕農以奉供養。得四時珍味。必先以進母。鄉里宗其孝行。

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于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封皇后兄子鄧康宦者侯覽山陽防東人。等爲列侯殺白馬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滑縣。令李雲字行祖。甘陵人。弘農掾杜衆。袁紀李雲下獄事在三年

范書在二年。綱目因之。今依綱目。

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封后親屬。皆爲列侯。侯覽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安平人。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勢全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恃權專擅。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震怒。逮雲送獄。使中常侍管霸考之。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獄。大鴻臚陳蕃太常楊秉洛陽市

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皆坐免黜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

二等管霸亦言雲衆狂戇不足加罪帝曰帝欲不諦是何

等語而常侍欲原之耶遂皆死獄中後黃瓊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未有

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李固杜喬旣以忠言橫見殘

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受誅海內傷懼以忠爲諱尚

書周永素與梁冀共構姦宄臨冀當誅乃陽毀示忠以

要爵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書奏

不省

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爲車騎將軍

以陳蕃爲光祿勳

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藩屏上國而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

采女數千所出僅止五百左右無功降封侯爲鄉侯如此調停所謂月攘一雞之類觀水旱十傷五六不聞一議賑貸其義自見

人不聊生。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水旱之困。帝頗采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封侯者降爲鄉侯。

以楊秉爲河南尹。尋坐論作左校。

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勢貪放。兖州刺史第五種。字興先。倫之曾孫。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贓五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賂客任方刺羽。羽覺之。捕繫洛陽。匡密令突獄亡走。尚書詰秉。對曰。方等無罪。釁由單匡。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奸慝蹤緒。必可立得。秉竟坐論作左校。種亦以他罪徙朔方。後種以久旱赦出。皇甫規等訟之。再徵。乃到。拜太常。

以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爲五官中郎將。

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黄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以爲善。可以爲非。帝曰。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會客星經帝座。帝密以問延。延曰。天子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辟。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侯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夫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惟陛下遠讒佞之臣。納謇謇之士。則災變可除矣。帝不能用。延稱疾免歸。



